

蓋提外使

世界首富
蓋提外傳



The Life
and Loves of
PAUL GETTY-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突破叢書 1

蓋提外使

世界首富
蓋提外傳



The Life
and Loves of
PAUL GETTY-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突破叢書 1

世界首富蓋提外傳

The Great Getty

原作者：Robert Lenzner

譯者：突破叢書編譯小組

出版者：定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166號9樓

電話：715-0471

郵政劃撥：第0107605-7號定通股份有限公司帳戶

實價：280元

國內零售總代理：台灣英文雜誌社

台北市延平北路189號6樓

電話：361-2151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74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 錄

第一章	長眠不醒
第二章	浪蕩少年時
第三章	第一個百萬元
第四章	前三任妻子
第五章	兼併藝術家
第六章	雙重重婚罪
第七章	母親的信任
第八章	潮水任務
第九章	專撿便宜貨的人

第十章 疑雲重重

第十一章 愛國者

第十二章 賭徒本色

第十三章 流浪漢

第十四章 第八妹

第十五章 莊園領主

第十六章 羅馬皇帝

第十七章 三大悲劇

第十八章 藝術愛好者

第十九章 傑出的家族

第二十章 永垂不朽

走完一段路後，我被帶到一間小書房；這時，衣著整齊、背部佝僂的蓋提走了進來。有半個小時的時間，他嚴厲地質問我的計劃，沒有任何閒談。他那冷冽的藍眼珠是那麼地全神貫注，使我感到侷促不安。他非常嚴肅地聆聽我的報告，很少插口。對於美國司法部阻撓他將石油資產出售給曾是他與其父親最大的敵手——紐澤西州的標準石油——一事，令他心亂不已。他認為若是換了英國的法律，會對他比較公平。說也奇怪，他對標準石油每股股票的售價較蓋提石油的股價還高，感到懊惱。

當時，對我來說，蓋提是個傳奇性的人物，隔了一個大洋外加一塊大陸，住在遠離其企業中樞的地方。你根本無法想像那個地方和他的出生地明尼亞波里，或他會長住的南加州有任何相似之處。由於他太不同於一般的董事長，因此他就像一位虛構小說中的人物，但他不像傑·蓋茲比是個躲在暗處的野心家，也不像西提任·肯恩以揮霍無度著名，甚至也不像億萬富翁亞當·維納一樣，是個好脾氣的藝品收藏家。

當他於一九七六年六月過世時，我正好被我所服務的波士頓環球報派往倫敦。當時我也和大家一樣，喜歡閱讀有關他到底將財產留贈給那些女人的新聞。從來就不會有過一位富翁，如此公開地將那麼多的女人列於其遺囑受益人的名單之上。

我看過蓋提的自傳，很直覺地感到它們並未將蓋提一生的真實生活表現出來。我決定親自發掘真正的蓋提，說明一下他是如何賺得那麼龐大的財富，以及這一個成果對他

及圍繞在他周圍的人，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為了解蓋提的真面目，我走訪了他的同事、朋友、情婦、前妻、家人、競爭同行和他過去的部屬。我也跑到政府機構裏去尋找儲藏已久的檔案資料，找出那些未公諸於世的珍貴資料。

讓我最震驚的是他那令人難以理解的人格特質。在他生活的各方面都充滿著不可解的矛盾現象，不論是在石油、藝術、女人或家庭生活方面，均是如此。令蓋提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是他那複雜多面的性格——剛復頑固的石油商人；使女人為之迷惑的大衆情人；毫未盡到父親職責的男人；吝嗇小氣的藝品收藏家；沈淪於酒色的丈夫；放蕩不羈的自我放逐者；社交圈內傲慢自大的假紳士；心理有毛病的懦夫；來自美國中西部鄉巴佬；道貌岸然的清教徒；急於教導別人如何致富的作家。

總而言之，蓋提所具有的種種奇特人格，使他成為令大衆魅惑的人物，大大不同於一般企業界的人士。這樣的蓋提，將因是美國單一家族擁有最龐大財富的人而在歷史書上佔有一席之地；同時，他也不愧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億萬富翁。

序

「他們為什麼要派上尉來見將軍？」一九五六年的一個八月天，保羅·蓋提用一種深沈、威嚇性的口吻問我。當時，我是從英國基爾福特的一個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給他，希望能見他一面。我那時在投資銀行工作，急於說服他讓我們公司——高德曼塞奇——代表他出售價值三億美元的石油資產。他邀請我去一趟他家。

塞頓莊園是個令人難忘的地方。警衛室內的地板是土製的，而一條無盡的長廊內則掛滿了織錦畫、肖像畫，也擺滿了傢具；前庭裡有圈著阿撒提安警犬的柵欄，周圍却是修剪成鬱金香形狀的紫杉樹林；這些鮮明的對比，令我至今仍無法忘懷。前來引導我的，是一位臉上抹了濃粧的美麗褐髮女人。

第一章 長眠不醒

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變成孤兒。

——保羅·蓋提

這位躺在敞開橡木靈柩中的男子，是一個大騙子、一個守財奴、一位打太太的丈夫、一個重婚的人、一個被懷疑是同情納粹的份子——同時也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在保羅·蓋提的靈柩旁，兩排巨大的蠟燭，閃爍著不定的紅光。靈柩停放在塞頓莊園的大廳中央，由守衛沈默站立在兩側，似乎不僅在看顧一具屍首，更是在看顧他所擁有的財富。

由於擔心自身的安全，保羅·蓋提將自己生命最後的二十五年放逐國外，遠離他的祖國——美國。他將擁有七十二個房間的豪華巨宅視為一座私有的城堡，十二隻訓練有素的阿撒提安犬，若有陌生人趨近莊園，難保不會被撕咬成碎片。蓋提的城堡雖然有五

百扇窗戶，但是全都裝上鐵欄杆，因此從窗外是很難窺得室內奧妙的。夜晚時分，武裝的侍衛會守在主人臥房上鎖的門外；但是，現在他們守靈的夜晚却是無邊地靜謐。

平時乘坐羅斯萊斯或班特萊轎車的公爵、伯爵夫人、石油大亨、新聞記者群、藝品交易商、政客、電影明星等，這些在蓋提生前經常受邀光顧、接受他招待的上流社會社交界的常客，在一九七六年他逝世的一個六月暑天，竟然都沒有來看他最後一眼。

「那真是最悲慘的景象了！」蓋提的老友之一保羅·路易·韋勒說，「他一定想不到他竟會是那麼孤單，沒有朋友、沒有家人，只有少數一些僕人在送終，除此之外沒有別人了，我簡直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兩位蓋提晚年最寵幸的情人倒是來到這悲寂肅穆的大廳，瞻仰他最後一眼。其中之一是尼加拉瓜籍美人羅莎貝拉·伯奇，她接受蓋提蒙養多年，一度還想嫁給他。她哭泣著將一個十字架放在他的屍體上，然後離去。另一位是捷克來的安娜·哈德卡，她是名藝術研究員，蓋提晚年結識的情人。她怔怔地望著這位最親愛的人，想著：「他從不用香水，現在他的屍體仍像小孩一樣的整潔又甜蜜。」

如果蓋提地下有知，六月二十一日在倫敦北奧德利街聖馬可美國教堂舉行的追思儀式上，南伯羅公爵夫婦、中國船業大王董浩雲及克利斯提艾總裁約瑟夫·弗洛依德等高貴知名人士均列席，混雜在這個稀稀落落的人群當中一起參加追悼會，他大概也會偷偷

地笑了。

在蓋提·存活的三個兒子當中，只有在他生命的最後五年與他交惡的小保羅。蓋提出席，但他抵達的很晚。戴著一付黑色太陽眼鏡、穿著一雙白色橡膠底運動鞋，手上拎著白色羊毛衣的小保羅一向很少離開他在却爾西的居住處。小保羅會因遭受父親的隔離而感到受傷害，但是，最後他仍出席其父的喪禮。他表示：「我愛他，我並不恨他。」

小保羅的前妻蓋兒及四個子女亦前來參加追悼會。四個孩子包括三年前在一次綁架案中被割掉一隻耳朵的琴恩·保羅三世及其弟馬克，兩位妹妹愛琳和艾瑞德。蓋兒對於躺在棺木中的這位老人，因延遲支付贖金而使她的長子被囚禁六個月，不禁感到十分憤恨，但是她仍認為他曾經是位「甜蜜的人」。

這些年來，蓋兒注意到，蓋提面對周遭的各色各樣人物時，會戴上不同的面具。如果某些人令他感到舒坦，他就會展現非常迷人的丰采；但是，當面對商場上各式各樣的臉孔時，他就變得非常強硬了。這時，他會流露出這樣的面容：「我是保羅·蓋提，我在導演這齣戲！」對蓋兒而言，作為藝術品收藏家和情人的蓋提，比之於作為父親和石油大亨的蓋提，其間的差異真是天壤之別。

追悼演說是由蓋提的朋友——英國貴族貝德福公爵所發表的，即使是由蓋提本人做自我頌揚，也不可能表現得更佳。蓋提表面上似乎並不希望被人們記憶，但這和他實際

所想的背道而馳，他可說是一位專門製造迷思神話的人。他希望自己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但又喜歡假裝「從未感覺到富有」。晚年的蓋提，其清瘦而佻儻的外貌，竟和標準石油信託公司的石油大亨約翰·洛克菲勒有幾分神似。蓋提的嘴唇，像一枚洛克菲勒硬幣一樣薄，好似表露他吝嗇小器的一面。他的長鼻，流露威嚴，而冷冽毫無表情的藍眼睛，顯示他那無邊的權力和寡言鮮語的疏遠冷淡個性。

然而，貝德福仍告訴那些崇拜蓋提的人們說：「他並不像報章雜誌所報導的那樣卑鄙，相反地，他是你們最仁慈、最慷慨的朋友，我相信各位大多數同意我這樣說。他只是不能忍受將金錢任意揮霍，胡亂投資或閒置不用。任何變成億萬富翁的人，事實上都會持著這樣的原則！」

對在聖馬可教堂參加追悼會的人士來說，聽到貝德福公爵的這番追悼辭，臉上必定堆滿了苦笑，因為這些人都親身領教過蓋提對於花錢的「過敏症」。這些人當中，有一位黛安娜·古柏女士，是經常隨侍蓋提出現社交和藝文場合的人。她患有風濕病，蓋提說他有最好的治療藥品，且答應送給她一些，講得雖然很好聽，但幾天後她所收到的，却是一個用過的斑鳩牌香脂塗膏，擠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從管子內擠出最後一點僅剩的藥膏。

即便貝德福公爵本人也領教過蓋提對金錢的「過敏症」。有一次，他和一些人受邀

到塞頓莊園晚宴，餐後蓋提示意僕人鎖上餐廳的門，然後囑意僕人一一檢查桌上的銀製餐具，似乎担心某些客人會順手牽羊。「每當我想到保羅，我就聯想到錢。」貝德福如此說。

在蓋提生命裏的最後十八年，他或明示或暗示地告訴他身邊的眾多女友、家人及幕僚隨從們，他將會在遺囑中留給他們心目中所期望的那麼多財產。但事實上，他至少改變了二十一次說辭。如果受贈人曾經或多或少冒犯過他，他就會將分給他們的遺產減少或取消，這正是他個人對受贈者獎懲的做法。

綜觀蓋提一生，他身邊的女人一直不斷，有些是他的情人，有些則只維持朋友關係。蓋提將財產依不同程度的關係分贈這些女人，但只有出席聖馬可追悼會的潘妮洛普·季森女士分得百萬以上的財富。潘妮洛普是一位身材高大、頭腦冷靜的英國籍室內設計師，她為蓋提從事塞頓莊園的內部裝潢工作。她分得一幢別墅房地產，蓋提並留給她五千股蓋提石油股，價值八十二萬五千美元，每月可從其中得到一千一百六十七美元的津貼。潘是唯一為他工作，却能保持情感獨立的女性。她認為，蓋提或許是被「他不能控制的女性」所迷惑，因此才如此出手大方地遺贈一大筆錢。

羅賓娜·明德是蓋提的公關顧問兼塞頓莊園財產的總管，她一度被認為是遺產受益最多的人。蓋提曾在一九六七年計劃留給她蓋提石油的六千二百五十股股份，這筆數目